

麦文果抗战中在南通救助难民伤员

□施一鸣



麦文果(Vincoe Mushrush, 1906—1997),美国传教士,曾于华盛顿大学、丹佛的Presbyterian医院护士学校学习。1935年9月下旬,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的派遣来华,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1936年秋天来到南通基督医院(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担任护士。

上图左起:麦文果,崇英女中校门,当年的南通基督医院,南通基督医院的男护士宿舍。

日军轰炸中救人
麦文果到南通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4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麦文果是当时在现场的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之一,他们立即组织员工抢救伤员和被困人员,40余人被从大火中救出。

麦文果在《轰炸南通》中描写当时的情景:“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观,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医院的西北角处于熊熊的火焰之中。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背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士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无助的绑着石膏的小男孩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了。一位工友拿来梯子试图爬上去救他,但梯子和男孩之间的墙体摇摇欲坠让他却步。此时我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

为了避免医院再次遭到轰炸,麦文果想方设法制作了一面星条旗。由于缺少合适的材料,她将白床单撕成长条,用红药水将其中一半染成红色,蓝色的部分则用她的法兰绒护士披肩裁剪而成,把它挂在残存的大楼上,以免日机再度空袭。

独自留守南通

南通基督医院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人员开始有序撤离,而麦文果自愿选择留下来。当时的教会和朋友都劝她离开,而她却认为“现在将黄种人的生命看得很贱,而将美国人的生命看得很高,这种等差,非生命本质上的差度,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同等的。”

麦文果成为当时南通唯一的外国人,她甚至在危急时刻需要同时扮演医生与护士的双重角色,她的坚守成为当时南通地方极大的精神支持,因为很多人认为“麦小姐,一个洋人,况且还是个女子,都不怕单独留下来,我们怎么可以想到要撤退之类的事儿。”在她生平第一个没有取暖的冬天,她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

令麦文果欣慰的是她在美国当护士时,研读过《护士当一面工作》,并且学过传教卫生学的课程,这些课程涉及当医师不在场,护士直接面对病患和她服务的社区,该如何处置。麦文果到南通时,竟然也像预先知道未来可能会独自

面对困境,她将这些类似医生医嘱的教学讲义带到南通。

工作之余,写信成为麦文果排遣寂寞的一个途径,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保存着麦文果当年的许多信件。她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

设难民营收容难民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城。当时麦文果是南通城里唯一的外国人。一队日军士兵从基督医院边的马路经过。麦文果站在紧张的勤杂人员身边,轻声鼓励他们。

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教士,占领南通的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们没敢轻举妄动教会的财产。麦文果明确地告诉日军,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要待在这里。麦文果的特殊身份,使教会的房舍成了“诺亚方舟”。

次日,一名伤员被送到基督医院护士麦文果面前。麦文果一看是腿伤,且估计伤到了骨头,有点忐忑地说:“我只是个护士,恐怕不能够处理如此严重的伤病。”传来的回答却是:“我们跑遍了城里的每一家医院,连一位医生都没有碰到过。如果你不能救命,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疗伤了。”

形势所迫,麦文果不得不从自己平时所学中抽取必要的专业医学知识,开启了她的救治难民的历程。

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200名左右南通城内的老百姓(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涌进医院一旁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就这样形成了。

最初难民可以自行解决吃饭问题,麦文果只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地方。但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救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崇英女中来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她甚至把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麦文果倾其全力,还请来护士潘凤鸣、陈淑瑾协助工作。她将自己的蚊帐、被面撕成布条煮后权作绷带用。

在4月30日的信中,麦文果这样描述她的近况:“南通就像地狱一样。我每天早上6点穿上白大褂,一直忙到晚上10点或11点,然后倒头就睡。这个月我已经护理了4个伤员(都是枪伤),一对母婴。昨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可怕的烧伤患者(那些强盗干的),她的胸部、腹部、臀部和腿部简直惨不忍睹,难闻的气味差点把我熏倒。暴行的残忍,让我无法接受。晚上最终包扎好创面,那气息始终萦绕在我身边,我勉强喝了一点点汤,早早睡了。中国士兵现在在南通城内活

动,白天和黑夜都能不停听到交火的枪声。今天我看到城里大量的黑烟持续地升起,显然许多房屋又被焚烧。”信里还提到了她在经济上的窘迫:“我仅有40美元,厨师跟我说燃煤只够3个星期。伤病员不断涌来,又不能见死不救,将他们拒之门外。”

据麦文果统计,难民营里最多时住了500多人,过去8个月里月平均人数是376人,八个月里接受物资救济的月平均人数是2607人。

成立基督红十字会

为了报复,侵华日军甚至整个街区地焚烧民房,当房屋里的老百姓逃命时,日军肆意地用机关枪扫射。1938年5月16日,麦文果在给友人信中写道:“5月3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声在西门外响起,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走廊和庭院的担架上,到处是血,我不停地包扎止血,我的鞋被血染污,双手被血浸湿,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5日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放火烧毁了仓库和民房,还用机关枪疯狂扫射着从火房子里逃出来的老百姓。我看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的病人被射杀,便立刻让工友打开大门,他们大家都是妇女儿童,这一天难民营新增了200多人。”

面对日军的威胁,麦文果据理力争。日军甚至把机枪架在难民集中的崇英女中门口。麦文果写道:“我先后用中文和英文让他们离开。见他们不肯,我就索性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监视他们,直到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们才动身离开。约一点半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门前,8个士兵冲了进来,在对站在大门附近的几个人进行搜身之后,抓住一个刚买了米的男子,说他脸上极其害怕的神情表明他是个坏人。我闻声连忙赶去,只见到卡车绝尘而去。日军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擅自闯了进来。我今天写信将这些事报告给了美国驻沪领事馆。”

大量难民的涌入使麦文果在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她已经无法从南京基督教会总部取得款项,倾其所有才7美元。麦文果还拿出30美分资助一名家庭衣食无着的先前的实习护士,这些钱可以买到几天的果腹的粮食。危难时刻,麦文果在《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回忆:“南通那些不信教的仁慈的乡绅找到我,提议建立一个组织,筹划一定钱财,由我来调配,推举我为会长,并取名‘南通基督红十字会’,目的是以基督的精神来帮助穷人。”于是,南通基督红十字会成立,麦文果为会长,汪志培为副会长。在最艰难的时刻,南通地方士绅和国内外爱心人士向麦文果和她的避难所伸出援助之手。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

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员与难民所需的食物、药品器械所剩无几,我也无力去购买。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时,一位邻居捐赠了一批纱布,有人还运来了两大车米。随后又有更多的纱布和米送来。”其后,他们又争取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援助的药品、大麦片等救济物资,以供应难民和伤病员的食用。

想着要回中国

困境中坚守的麦文果始终是乐观的,她在致马柯的信中这样写道:“能够留在这里,观察发生的一切,接收捐赠,给需要的人以帮助,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权。令人不悦的盲从是真正合作的障碍,而我欠缺这一点,恰恰帮助我与中国人一起共事,这是我见过的。人们的钟爱逐渐累积成敬爱,但还没有了点儿‘敬畏’所提示的害怕之意。我的身体健康又恢复如初,不过瘦了一点。有时我也觉得厌倦所有这一切,要从这里逃离,不久又会重新振作起来,世上任何东西都不会让我交换我在这里的存在。我想你一定记得你刚开始的几年,以及自我调整的问题。我认识到调适的重要性,中国目前的情势下使得我的适应能力在增强。”

1939年8月,麦文果离开南通去芜湖基督教卫理公会工作。回顾自己在南通独自支撑,她力救助难民和伤员的岁月,麦文果在《“扫荡”带来的灾难》中写道:“过去的一年里,我随床护理了89个病人,接诊了1000多个门诊病人。为900人接种了伤寒和霍乱疫苗,为200个儿童接种了白喉类毒素。当我躲在树下寻求庇护时,南通城里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但我的努力终于感动了许多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自愿来帮忙。本地商人捐赠了纱布、做绷带的棉布、大米和13000元法币。救助工作一项项地开展起来。除了医疗工作,1年里我们向3000个无家可归的人发放大米,直到新的一茬庄稼成熟起来,那也正是几年前被烧毁的麦子长到的高度。整个一年,我们触及着整个城市生命与灵魂。”

1940年,麦文果回到美国。回国后,她参加了美国陆军护士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军服务,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战役,为部队作医疗、救护服务,前后6周。后随军到达法国、比利时、德国,在接近前线的流动性医院工作,曾获得过4枚战斗勋章。1941年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麦文果说,至今她还想着要回中国。

1997年6月27日,麦文果去世,6月30日以美国陆军上尉的身份,埋葬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谢里丹路2900号的杰斐逊兵营国家公墓。

也说寄自南通的侵华日军书信与照片

□姜松延

近日有一份重要的日军侵华罪证——当年寄自南通的日军书信(原件)一封及所附太阳旗在南通钟楼之巅的原版银盐老照片一幅——吸引了各大媒体跟进报道或转载,连央视网、光明网等央媒也予以关注。这份信息丰富、极为珍贵的史料来自日本,由著名收藏家、海门融创博物馆创办人谢松华老师与一位南通籍在日企业家跨国寻访而得,其拳拳爱国爱乡之情,令人钦敬。然而,经认真研读后发现,相关报道中的解读似有值得商榷之处,于是便对比了有关史料,草成小文,盼能抛砖引玉,助力更接近史实。

首先,关于信中人物与身份。写信者为侵华日军津浦联队渡边分队队长横山久男(相当于中士)。横山久男在信中介绍了其部下、上等兵“一夫君”入伍后的情况,重点告知其在唐家闸附近遇害身亡及火化的经过。而收件人市川圭音子显然是战死者“一夫君”的家人,由此或能推测该战死者的姓名为“市川一夫”。明确了收、寄双方身份与信件内容后便知,该信件并不属于家书范畴。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时间认定。因信中落款处未署明日期,而军邮信件又无日戳,故无法直接认定写信时间。而此前将信中所记战斗认定为南通沦陷日之事,则完全忽视了两次出现在

信件中的“十二日”(其中一处依稀可见“七月”两字,这与信件开头的天气炎热等语内容相吻合)这一重要信息。由“十二日”三字便可推断,“一夫”肯定死于南通沦陷之后,即不早于1938年4月。

排除原先认定时间的第二个依据是南通沦陷日的日军参战部队。在笔者搜集的与南通沦陷有关的当年日军画报、日本兵日记及新闻报道中,凡提及参与1938年3月17日江滩登陆、侵占南通的日军部队的,均未出现“一夫君”所在的津浦联队。在该信件被披露后,笔者又查找了日军在入侵南通前制定的作战方案,其情报搜集之细致准确、登陆作战计划(含登陆演习)之详实具体、各兵种配合之紧密无间,令人咋舌。根据101师团“TS(按:日军作战代号,T.S为别代表南通、崇明岛)作战参加部队兵力编组”情况可知,为登陆并侵占南通而组成的“步兵第一旅团(步兵第百四十九联队欠)”。查阅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101师团序列,其中,佐藤的101旅团辖101(饭塚)与149(津田)两个联队。而在内容更为详细的《佐藤支队上陆部署》中,也不见津浦联队一兵一卒。作战方案都明确显示,津浦联队未被安排参加首次登陆南通之战。

那是否可能在战前调整兵力安排,临时派由津浦联队参战呢?查阅《步兵第149联队战史(津田大佐回想手记)》,1938年3月津浦部队一直驻守于上海龙华一带,而其联队史则有“四月一日,津浦部队第二大队在通州登陆,与已进入东台的第一旅团本队会合”等记录,由此即排除了津浦联队在南通沦陷日参战的可能,同时也一并否定了横山信件所记交战及所附钟楼照片发生于3月17日的说法。

然而,津浦联队与南通的记录也不止4月1日这一次。据该部队“舟艇队行动”之记载,他们曾由海安出发,于7月10日安全抵达唐家闸附近集结。又据苏下少佐所记《步兵第百四十九联队命令》等,该部队随后由船舶分批输送离通,经南京转往庐山等地,参加武汉会战。上述诸多信息,与信中所记“一夫君”在舟艇行进时遭猛射致死一事颇为密切。

此外,关于这份史料的另外一些说法也不太准确。如日军“将钟楼上的对联刮得干干净净”并不属实,该石刻对联至今仍在原处,也未见明显的损毁痕迹。而7月21日《现代快报》中对信里提到的抵抗力量的解读,其中“可能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一说也有不

妥。随手翻阅一本南通党史书籍便可知晓,1930年前后,南通地方党组织屡遭破坏,而“1933年6月,因叛徒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南通地区党组织遭受毁灭性破坏。”直到南通沦陷后,为领导南通一带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江苏省委于1938年8月建立了江北特委,从上海派来了党员,南通地区的党组织才得以恢复。由此可见,在信中涉及的时间范围内,南通地区尚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开展活动。

尽管媒体报道中对这份史料的解读存在瑕疵,且此前也有佐证南通沦陷的日军文字或照片被发现,但这丝毫无损于该史料的历史价值。它真实地反映了侵华日军在南通的活动轨迹,承载着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专业人士与爱好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此类民间收藏对于补充历史细节、丰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应当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重视。总之,作为抗战的一手史料,无论是日军信件原物,还是原版银盐老照片,都以其不可辩驳的真实性,成为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回顾南通军民抵御外侮历史、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真实、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例证,并时刻警示着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史海回眸

穆子奇烈士牺牲新现史料

□彭伟

穆子奇生于1903年,原名缪元奇,又名缪子异,如皋江安朝西庄人。1928年入党,参与“五一”农民暴动、攻打老户庄战斗等,任中共沪港区委书记、中共如皋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如皋县委书记等职。土地革命时期,如皋共有八位县委书记前赴后继,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穆子奇就是其中一位。关于穆子奇烈士牺牲前后的情况,《如皋英烈》(1997年版)记为:1930年11月,穆子奇奉命去上海。中旬,中共江苏省委重新组建如皋县委,任命穆子奇为如皋县委书记。年底,他与县委军事委员曹玉彬、秘书朱香九、委员陶宗显等5人回如皋恢复工作,途经江阴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解往镇江。在狱中,穆子奇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3月12日,在镇江北固山下,穆子奇和曹玉彬、朱香九同时英勇就义。

查阅烈士档案可知,《如皋英烈》源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材料《关于缪元奇情况》(缪元喜等口述)、《关于缪元奇的情况》(蔡森林等口述)。几十年后的回忆,难免有误差。近年来,笔者前往镇江烈士纪念馆等处,获得穆子奇烈士后人缪经林女士的帮助,查询到有关报纸,兹将穆子奇牺牲细节整理如下。

1930年11月15日《时报》刊文《如皋共党获七人解省》:如皋、泰兴共党首领穆子奇、曹玉彬、朱九成、陶宗显、龚登祥、王连之、王原康等,由沪来靖,图谋暴动。先派王原康、王连之二人至靖,匿居八区野漕镇,被县府侦悉,先将两人拘获收押。旋由法警于得水探悉穆子奇等由沪至江阴,乃报告县府,率警多人,先至北桥,探悉穆子奇过江来靖,旋由南渡渡渡,乃乘渡渡跟踪在江坝渡渡小茶室内,将穆子奇等五人一并获住。于十一日解县,经王县长、县党部盛常委等将王连之等提出,与穆等对质一过。据供认不讳,当于昨日下午,派汪队长率警一班,押八圩港乘江轮解送省保安处核办。

据此报道,11月11日,穆子奇等人已经被捕,而且王连之、王原康两人已经接受县委委派,先行抵达靖江。中共如皋县委重组时间至迟为1930年11月上旬,而不是《如皋英烈》所记的中旬。为何组织上要求重组如皋县委骨干人员从上海出发不直接返回如皋,而要绕道靖江呢?据如皋烈士陵园保存的《缪元奇专项材料》记载,红四军失败后,如泰地区处于白色恐怖的氛围下,江苏省委希望重新燃起苏中的革命火种。穆子奇不仅被任命为中共如皋县委书记,还兼任省委特派员等职,准备率人秘密在如皋、泰兴、靖江三县交界处的孤山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为开辟苏区做好工作。关于穆子奇的兼职,仅是一说,不过穆子奇牺牲时,报上刊文称他为“巨匪”。同时如皋县委书记于成牺牲时,报上只称作“著匪”。所谓“巨匪”,是不是源自他的省委兼职,如今已难考证了。不难考证的是穆子奇被捕及审讯的过程。穆子奇在江阴被捕后,并未直接被押送镇江,而是于11日被送至靖江县。国民党靖江县王县长(王继武,湖南岳阳人)与县党部盛常委(国民党靖江县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盛翕如)审查穆子奇,因为叛徒王连之等人的出卖,穆子奇身份彻底暴露。11月14日下午,穆子奇等人从靖江八圩港出发,通过水路,被押往镇江。

在镇江狱中,穆子奇等人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他清楚若无营救,牺牲是必然的结果。他数次去信家中,其中一封被抄入烈士档案;现移军法会审处,寄押镇江县政府旧监四号。一文没有,穷苦万分,望送钱来零用,但须快速,如若迟延,请再信来索。切切。

到12月11日,穆子奇不止一次去信家中。他的家中并无钱财,哪里有钱送往监狱。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组织的。所谓“一文没有,穷苦万分”正是暗示他们在监狱中的遭遇。果不其然,很快就传来了穆子奇等人牺牲的噩耗。《如皋英烈》等书文,均据后人回忆认定:1931年3月12日(正月二十四),穆子奇牺牲于镇江北固山下。牺牲时间,有待商榷。1931年1月15日《申报》刊出《靖江·四巨匪在省枪决》:县政府前在江阴拿获巨匪穆子奇、丁庆子、陶宗显、龚增祥四名,即派警察汪中队长押送保安处。现已讯明,于前日在省执行枪决。

事实上,1931年1月13日,穆子奇等人就在北固山刑场(见下图)被敌人杀害了。其子缪尧廷回忆,穆子奇牺牲后,尸体被领回如皋老家,安葬在家中后园的田中。希望后人再为穆子奇烈士作传写文,应当以新现史料为准,让读者更为准确地了解穆子奇的革命历史。



头案港翻船惨案

□张松军

1969年农历腊月初三,原如皋县石庄区长江公社头案港江面发生一起翻船事故,这起事故造成了共有三十多人落水、九人不幸遇难的惨剧。

长江边的滩涂沙洲上,大自然馈赠了茂密丰盛的芦苇,郁郁葱葱,一望无际。每到秋季,芦秆枯萎,如皋县芦管所都会组织各大小队“刀手”利用冬闲季节,收割芦苇。每年收割的芦苇,堆成了一座座芦柴山,黑压压一片。县里都会拿出其中一部分,按计划分拨给全县每个生产队打糍子屯粮、打芦葦盖房,其余芦苇芦管所都会用拖轮运至镇江造纸厂售卖。

收割完的芦苇滩,还残存有杂乱的芦柴芦根,这些都是农户解决冬春燃料的柴火,大家都在家翘首以盼芦管所“放滩”(指放开芦苇滩让大家进入)。腊月初三“放滩”的消息,早就通知了各公社,公社又通知了各大队、生产队和农户。那天凌晨,西北风吼叫,白霜满地,冰冻的江面加上蒙蒙的雾,能见度很低。头案港江边码头,除草的人群排成了长龙,人们争先恐后乘帆船前往“又来沙”,为的是早去抢占地盘除草。七八条木质小帆船往来穿梭于头案港和又来沙滩地之间,人群熙熙攘攘,渡船应接不暇。

六点多钟,一条载有30多人的木船航行至离岸300多米的地方,右船帮撞头吃浅,这时突然遇到一阵狂风,船身失去平衡,船桅的配件失灵,船桅出梢,顷刻翻船,船底朝天,将乘客全部砸倒在船里。会水的人在刺骨的江水里想办法浮出水面,被其他船只救上岸。此时附近的两条小船赶来施救,施救人员抡起太平斧,劈开船底,抢救扣在船底的落水人员。先救出来的人员,被立即转运至二案窑厂。冻僵的遇险人员被放置窑洞,救援人员利用窑内的暖气为他们保温直至慢慢苏醒。由于气温太低、落水时间较长,后救出的人员中有九人不幸被冻死。